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宋允奎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政術部十四 漕運 海運同載

漕運一 海運同載

增王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原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

糴之處受害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十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增文獻通考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玉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達濟揚達泗荆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

共委積薪芻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而無轉輸之勞唯職內待邦之移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餫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

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玉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船漕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

淮入汴至京師陜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黄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文獻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儲積空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説立直達之法從東南直達京師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横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為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

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郈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葢通數年以為裒益及支變為兑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于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船海運用遮洋裏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則總六軍出則為大帥轄漕綱運

漕運二 海運同載

原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藳令疾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謂引車兩也音晚起於黄腄直端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黄腄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黄即今黄縣腄即今文登縣並今東牟郡縣琅邪今高密琅邪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

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

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壖而緣反謂緣河邊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極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商度也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兆扶風馮

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内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至于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

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堨烏割反擁也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皆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仍代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徼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

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
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
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
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
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
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

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白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令校薛欽之説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

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説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

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
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
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
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
東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
音桓
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
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
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

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閒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名匪多為益實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

渡大河計車五千乗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嶂屯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即嶂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旣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邠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衞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陜華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

郎韋瓚向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内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且子餘反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

燿卿上便宜曰江南户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

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内安置爰及河陽倉柏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

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减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

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

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逺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陜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

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
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
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内年月稍久及隋
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
利便實深上大悦尋以耀卿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勑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
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縁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

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陜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陜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憂大雨輒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

石入關　增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陰險孔帖代宗大歴末李芃為陳州刺史開陳潁路以通漕輓冊府元龜李泌貞元九年拜陜虢觀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饟漕玉海王播長慶初浚七里港以便漕玉海敬宗寶歴二年勑太倉廣運潭宜却

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内無車輓之勞轅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

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是之皤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按此為海運之始

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洺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糧一轉帝然之又東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

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三年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冊府元龜

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户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

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册府元龜）

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時遣牙將部送文獻通考）

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開封尹白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可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玉海）

慶歷三年江淮歲漕不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淛荆湖

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黄河年額馬料三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輓令般粳米年退錢一項充糴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簡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揀剩負租税視凶穰弛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讀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啟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玉海神宗熙寧七年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運之河朔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

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文獻通考紹興二年罷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眞揚楚泗置轉般倉泝流揩運以贍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玉海　遼聖宗太平時燕地大饑户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嘉以快衆忿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道昌平縣白浮邨神仙泉過雙

埆揄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顔平宋遣朱清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乃命上海總管羅壁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四萬户府）為都漕運萬户府二止令清瑄二

人掌之其屬有千户等官分為各翼以督嵗運清瑄故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全臺付之兩人黄金虎符萬户以下出入其手名募徧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兩浙財賦府嵗辦糧全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嵗運糧二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泰

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喀喇和和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飢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順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户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户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户府當隷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户付本司節制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運糧至陳州頴岐口跌坡下用淺船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黄河至八栁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儹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

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隷蘇松常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徐州倉交收山東兖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税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宣德七年始立兊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

二倉往返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將吴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脚米又給以洪牐盤剥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為兌運也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

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領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為長運也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

旬可達千艘萬檣可保無虞事下户部户部以為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剥一議回貨一崇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續文獻通考

漕運三海運同載

增五節　兩遞玉海曰武德八年姜行本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　又曰景雲中陸運北

路分八遞天寶九載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過水

燒石　鑿棧　玉海曰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　又曰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鑿三門山爲梁通陸運功不成具後大匠揚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人以爲苦

通輓道　減運錢　孔帖曰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東漕至商州自商鑱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　唐書曰齊澣遷潤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滙六十里舟多沈溺澣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

借一人　支三石　文獻通考曰晉穆帝時頻有大軍糧

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運續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負名不分遠近俱支三石

通大舟　開故渠

孔帖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引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擻兖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兖開盲山故渠自黄隊抵青丘師人大濟

來歙賑民　鄧晨給軍

玉海曰建武八年來歙率諸將擊公孫述明年隴西民流傾倉廩轉運諸縣賑之　又曰後漢鄧晨為常山守遣委輸給軍不絶

劉晏歲輸　伊慎屯擊

唐書劉晏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盡得其利病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鄧侯也　又伊慎傳包信轉東南財

糧至蕲口賊過江道不得西慎選士七千列三屯奮擊漕無留艱

轉漕給食

治邸

息民漢書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轉漕給軍鄂千秋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文獻通考曰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高齊注米

輕舸饋糧

孔帖曰姜師度爲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廥而注米於舟以故人不勞　又曰孫儒圍楊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濛作魯陽五堰枪輕舸饋糧故行密兵不困

自雍及絳

穿邗入淮

玉海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曰汎舟之役　又曰吴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

百里風趠

萬舶雲連

玉海曰萬舶連檣艫銜舳接順流而行風趠雲

駛百里瞬息篙工檝師嘯歌卧至輸粟太倉陳陳如京　又曰千夫雲萃萬舌雲連犀舟利楫百舍一赴

裴休著新法　賈魯建總治唐書裴休傳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休乃命所在令長兼董漕著新法十條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　下詳第二條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冊府元龜曰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中外艱食晏受命以轉輸為已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自此每歲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中　又曰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督運務貞元元年德宗詔曰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可封晉國公

漕運四 海運同載

增陳鄭共糧 玉海云齊師之出陳鄭共糧

宣伯餫茍首 又云茍首如齊宣伯餫之

丁女轉輸 又云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嚴安云

河渭漕輓天下 史記云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開鑿利船漕 玉海云在漢之世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鑿廣運潭或利船漕或資田溉著在史冊炳炳如丹

水災止漕 漢書云元鳳二年詔曰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其止四年毋漕

輂車驪駕 又云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輂車驪駕轉輸不

絶

罷護漕都尉 玉海云漢王尊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絶轉道建武七年罷護漕都尉官

汴渠成 文獻通考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費以百億計

漕從温水 玉海云王霸為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輸之勞

決河東注洛 晉書云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開石門通運 玉海云桓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西輸許洛 玉海云王羲之論北伐曰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黄河

乃造一器施機自運 南史云齊祖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水運餉軍 唐書云任瓌留戍永豐倉秦王東討瓌從至卭山主水運餉軍

開無棣河 玉海云永徽元年薛大鼎開無棣河

開通濟渠又云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漕艫轉糧又云韋挺主餉運作漕艫轉糧 便宜發近海租賦又云崔仁師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以漕路迴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 懲元琇罷運之失又云陸贄奏議崔造作相懲元琇罷運之失請每年轉漕百萬石以贍京師 餉四節度糧玉海云崔縱為汴西水陸運使王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文獻通考云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至巽乃復如晏 築平津堰孔帖云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奏之多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平津堰 歲造運船文獻通考云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 仙鶴船 續文獻通考云元之海漕具法甚備船有仙鶴哨船

漕運五

增詩宋劉攽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

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
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
霜寒晷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脱　元熊鉌上致用
院論海船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
憚來遠邊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
江海沿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
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
軍賴神速戮力障頹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

重舉衆日費千金并兙敵務因（一作給）糧足邊資力畊犁玆淮甸間沃野富吳荊草萊日加闢餽饟歲彌增勿使土遺利坐令儲偫羸東南力可紓根本計非輕　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鶩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度漫邨趕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痺股腓負重傷背膂

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泰海歌曰大星煌煌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柁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豪雄旣鏟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田租頻年賜縑絹太倉積陳紅園府錢朽貫是時江南

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竁胡為倚東吴轉餉給豊饍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尾乘利便扼肮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競攀援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為殿豳風重稼穡王業丘山莫良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畊而十食何以奉征繕

增賦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

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增詔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眞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斡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舳艫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循兹事遂廢吏緣為蠧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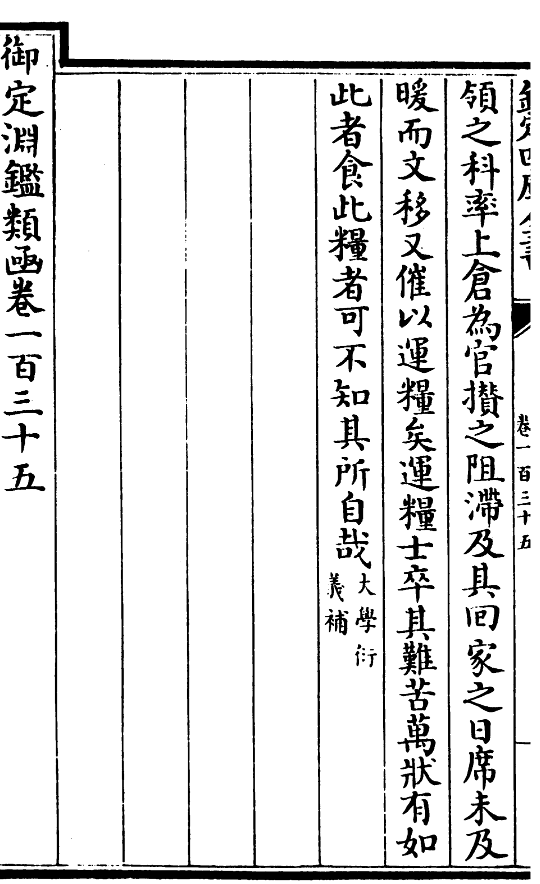
年額赴眞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撥裏河鹽糧綱往諸路

增策唐衛弘敏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

增奏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

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寛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增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牐之停留船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



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難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大學衍義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政術部十五 均輸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平糴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均輸一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説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

以泉府籍口者也然泉府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而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謏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人反籍以厲民也

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為中準以官者為令丞晉少

府有平凖令丞唐因之　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乗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毁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凖平賦法之術也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産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　又曰按均輸之説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謂三人相保則給也一也契要金銀為

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　又曰按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惡從出葢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息矣　又曰按折帛始建炎初詳第二條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

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

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牟取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蓄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枏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荆河之漆絲絺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

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百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

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絶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用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期之月出息五百也樂語有五均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人也傳記各有斡焉斡音管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

（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贍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卬貴

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賖之但空也空賖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貸以理産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姓姓名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

薄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殽之將為食殽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賖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　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

珏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

詺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增唐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戸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絶僦欺之弊玉海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歳給諸軍帛

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賛善大夫戸部判官吕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曽布翰林學士吕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害民布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令市

易之虐已凜凜乎閒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褫職而市易如故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金銀為抵無抵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者減其息無抵徒相保者不復給哲宗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徽宗政和元年詔罷市利錢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紬絹歲為一百一十七萬疋

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孝宗淳熙元年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理宗嘉熙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鋪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為姦望申嚴禁從之續文獻通考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毋至抑配貧民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

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續文獻通考

均輸三 平準同載

原弘羊稍置　張林請立桑弘羊為大農丞置均輸通貨物諸所輸於官者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　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議比賈販而止　賜均輸　置平準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賜洛陽均輸地以列肆使食税終身　下詳第二條

則人不貧　作法於貪其敝何救　以義為利

資興利　昔邊鄙或聳猶假贍軍　今後車其休豈傷義　興榷筦之利誠欲豐財　蓄聚斂之臣則為

沮計於朱暉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　比於賈販張林

均輸四 市易和買同載

原籠貨 委輸 輸販 榷販 增所在市易 杜氏通典云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綿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絲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均輸五

增詩宋張耒糴官粟詩曰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

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幷閉囷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騰價邀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紛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增書宋蘇軾上神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廪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糴粟也諉曰捄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

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玉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又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令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景中丞不知乃古法　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提舉官使掌其政　文獻通考曰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

不復墮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獘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　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

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糶之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

又曰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

匱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一其穀價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邑縣當秋時下令收糴也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準爾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取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此人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

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饑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饑之率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内侯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

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寳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糓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糓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

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勑使糶貸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

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歳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歳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灾不為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令彭城郡　揚令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戸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歳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

水旱　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歲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灾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偫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疑作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鄘

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税戸上戸不過一石中戸不過七斗下戸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勑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灾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戸口彫殘每嵗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灾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

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
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
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
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
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

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

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增代宗大歷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内近加價和糴以利關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戸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盖能行輕重之法也今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㪷疋段絲麻等常俟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廹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冊府元龜貞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忻慕而有司競

為茍且專事纎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價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

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僦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陜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陜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

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十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

資治通鑑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糴遞年貯備從之

冊府元龜制京畿舊

穀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文獻通考七年戸部侍郎盧坦奏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時價每㪷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寳歴元年勑度支於兩畿及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糴折糴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歳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勑曰數年江淮頻為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為

傷農是開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羨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罪所司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别税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貧民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以茶鹽每百萬石為一界禄仕之家不得輒入粟猶令律禁勢要中鹽也　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

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仁宗留意兵食發内藏庫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内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

之榷貨務借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價糶遇賤量增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言以其數換轉運司錢也）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先是陝西轉運司嘗行青苗獲利）願豫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聽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

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勑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喧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悝耿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隳廢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

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有凶年將以何穀賙
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
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
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
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八年劉佐體量川茶
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
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恠其多王安石
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

之價權之在吾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兊用須歲豐補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兊糴哲宗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新廢給青苗法

聖二年右丞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修敕令所（此再行青苗時也）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務牓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家蓄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均糴徽宗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敷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

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為偽冒者得以陳訴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出糶以義倉米賑濟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元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

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文獻通考）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於罰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

貴平價出糶續文獻通考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遼史　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糴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金史　元世宗中統二年置和糴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年中書省請遣官賫鈔錠鹽引優價和糴從之元史　明

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糶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糴還倉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續文獻通考

平糴三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引羊均輸　壽昌常平上詳均輸　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善為算請邊郡築倉名曰常平詳漕運　農末俱利　公卿多便史記曰糴三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四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　萬下詳不得其平注國作乂　諸儒請罷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來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利萬國作乂元帝時大水瑯琊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人爭利皆罷之　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　增糴增三錢　考

加一選 玉海曰唐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糴 冊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有欠負與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

先賑下戶 但優百姓 又曰唐文宗太和九年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恤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後遭水旱處先據貧下戶及鰥寡惸獨不齊者便開倉准元勅作等第賑貸訖具數申報 又曰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糴鄭覃曰不強其所不欲加價收糴人自樂輸

新陳相易 輕重以時 錦繡萬花谷曰王荊公知鄞縣貸穀於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 下見後管子輕重注

趙抃增

價　張檢平糴 合璧事類曰宋趙抃熙寧中知越州東浙旱蝗米價踴貴諸路皆立牓告賞禁人加增米價抃獨牓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商輻輳民無餓殍　孔帖曰張檢從代州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檢乃建平糴法入之官

彭果獻策　令狐獨語 唐書曰貞觀開元後邊土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　孔帖曰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迓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出其所蓄物價頓平

高鉞疏論　鄭覃奏罷 又曰高鉞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糴使鉞疏論執　唐書曰鄭覃擢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糴使奏罷之

不得其平　何所取財 合璧事類

曰後漢劉般帝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帝乃止　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吳武陵諫曰今緣邊黄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自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

量加一兩錢

得儲三千斛 冊府元龜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敕曰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稔豈但京坻之積有同水火之饒濟人救乏執先于茲宜令所司速計天下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糴　孔帖曰王起歷河中節度使方旱蝗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千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由是富積咸出民賴以生

粟未饑募錢　**遇少歉蠲息**

合璧事類曰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於蘇秀糴米下詳第二條

雇男鬻女可矜　濟人救乏孰先

冊府元龜曰開元四年敕州縣義倉本備饑年賑給若緣官事便用還以正倉卻填近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雇男鬻女情實可矜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下詳上注

韋宙收餘羨濟乏罷　韓洄視豐耗為發斂

孔帖曰韋丹子宙為永州刺史州負嶺傳餉艱險每飢人輒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餘羨以濟乏罷　又曰韓洄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為發斂故人不艱食

減價而出增價而收　大儉不加大豐不減

冊府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

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羡則增價而收觸類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又曰德宗建中元年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以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下價糶貨

平糴四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管子輕重 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蓄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

李悝平糴 詳平糴二述事內

增始置社倉 冊府元龜云唐高祖武德元年令州縣始置社倉

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則天證聖元年敕州縣軍司府

官等不得輒取和糴雜物

不得閉糴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年歲不稔有無須通所在州縣不得閉糴

益貯九穀　孔帖云宇文融拜御史中丞請馳傳行天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資治通鑑云唐貞元十年陸贄上言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畧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户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符前旨

和糴害民　唐書云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内和糴府縣配户督限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孫成發倉　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

減半價出糶　冊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二年詔江南諸州旱損頗多米價不免踴貴宜委觀

察使各于本道取常平義倉斛斗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

薛訥不與倉粟（又云薛訥為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安敢絶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

平糴五

增疏宋韓琦疏曰詳熙寜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邨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邨三等并

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絶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

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

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之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價雖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

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别路經費見在舍庫更無餘羡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增策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

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增論唐杜佑平糴論曰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

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糴糴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巳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

增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

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

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

全其封鐍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

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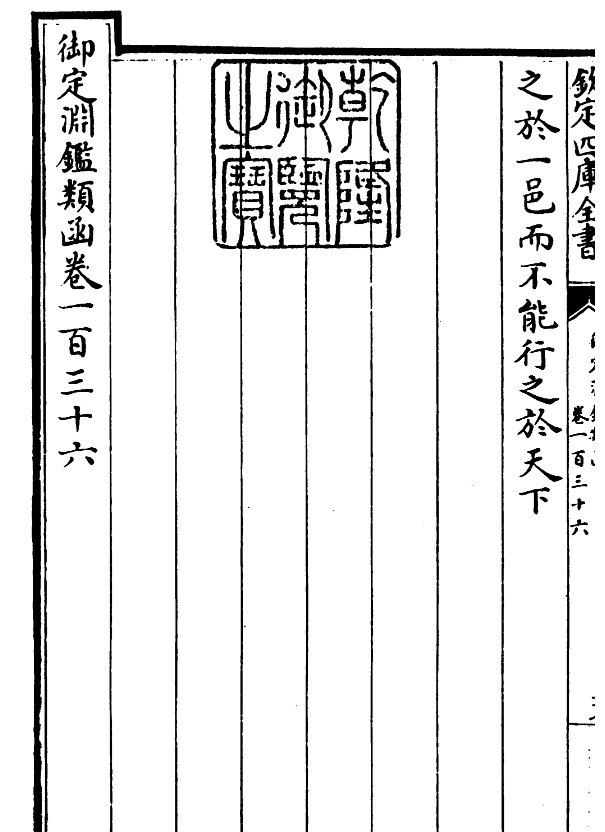
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

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

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

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

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